

数字文旅专业系列教材 · 教学课件

旅游文化学、贵州地域文旅与屯堡非遗概论

第1章 旅游文化学导论——学科定位与理论框架

授课对象：安顺学院旅游管理学院 · 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

主讲：祝刚

本章导览

- 1.1 旅游文化学的学科定位
- 1.2 旅游文化学的理论渊源
- 1.3 旅游文化学的理论框架
- 1.4 旅游文化学的研究方法
- 1.5 旅游文化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 1.6 本书的理论定位与分析框架
- 1.7 国际视野下的旅游文化学比较研究
- 1.8 旅游文化学的前沿议题
- 1.9 深度案例分析：天龙屯堡旅游开发的理论解读
- 1.10 旅游文化学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 1.11 旅游文化学的跨文化对话
- 1.12 旅游文化学的研究伦理
- 1.13 旅游文化学的未来学科图景

- 识记：掌握旅游文化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与学科性质
- 理解：理解旅游文化学的理论渊源、学科框架与发展脉络
- 应用：能够运用旅游文化学的基本理论分析旅游现象中的文化问题
- 分析：分析旅游文化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关系
- 评价：评价旅游文化学研究方法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 创造：设计一个旅游文化学研究方案，体现多学科交叉视角

- 2001 年，贵州安顺天龙屯堡旅游正式起步。这个由明代军屯后裔组成的汉族社区，以其独特的语言、服饰、建筑和地戏表演，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
- 人类学家 Tim Oakes 在其田野调查中将屯堡描述为 " 文化资源化的第三空间 "—— 一个介于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全球之间的文化博弈场域 [4] 。
- 游客来到屯堡，看到的不仅是一处处石头建筑和一场场地戏表演，更是一种延续了六百余年却仍在当代社会中不断重构的文化体系。
- 屯堡案例之所以具有标志性意义，在于它同时触及了旅游文化学的核心命题：文化的商品化与真实性、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社区参与与文化认同等。
- 从旅游文化学的视角来看，屯堡不仅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更是一个观察 " 文化 - 旅游 - 社会 " 三元互动关系的活态实验室。

- 本章将从学科定位、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三个层面，为理解屯堡及更广泛的文化旅游现象奠定理论基础。

01

1.1 旅游文化学的学科定位

1.1.1 旅游文化学的概念界定

- 旅游文化学是一门研究旅游活动中文化现象、文化关系和文化规律的交叉学科。
- 张国洪（1999）在其开创性论文《旅游文化学：研究选位与学科框架》中，首次系统提出了旅游文化学的学科定位，认为旅游文化学应以 " 旅游文化 " 为研究对象，以文化学和旅游学的交叉为学科基础，
- 以揭示旅游活动中的文化本质和规律为研究目标 [8] 。
- 在国际学术界，文化旅游（cultural tourism）的研究起步较早。
- Smith（2003）在《Issues in Cultural Tourism Studies》一书中，从文化研究、社会学、城市规划等多学科视角构建了文化旅游的理论框架，
- 指出文化旅游不仅是旅游的一个细分市场，更是理解当代文化变迁的重要窗口 [1] 。
- Richards 和 Munsters（2010）进一步将文化旅游研究方法系统化，提出了从单学科到多学科再到跨学科的研究路径 [2] 。
- 旅游文化学与文化旅游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文化旅游研究侧重于将文化作为旅游吸引物的开发、管理和营销问题，而旅游文化学则更关注旅游活动本身的文化内涵、文化功能和文化效应。

1.1.1 旅游文化学的概念界定

- 换言之，文化旅游研究回答的是 " 如何将文化做成旅游产品 " 的问题，而旅游文化学回答的是 " 旅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本质是什么 " 的问题。
- 从学科层次来看，旅游文化学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
 - 基础理论层次：研究旅游文化的本质、结构、功能和演变规律，构建旅游文化学的理论体系。这一层次的核心问题包括：什么是旅游文化？旅游文化的构成要素有哪些？旅游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的关系如何？
 - 应用理论层次：研究旅游文化在实践中的表现形态和作用机制，包括旅游目的地文化建设、旅游文化产品开发、旅游文化传播与营销等。这一层次关注的是如何将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策略和方法。
 - 实践管理层次：研究旅游文化管理的具体方法和技术，包括旅游文化资源的调查与评价、旅游文化规划与设计、旅游文化影响的监测与调控等。这一层次直接服务于旅游开发的实践需求。

1.1.2 旅游文化学的研究对象

- 旅游文化学的研究对象是旅游活动中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关系。具体而言，它包括以下几个维度：
- 旅游主体文化：旅游者的文化背景、文化动机、文化认知和文化行为。旅游者不是被动的文化消费者，而是积极的文化意义建构者。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对同一旅游目的地的文化体验可能截然不同。
- Li 等（2021）对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表明，游客的动机、感知和态度受到其文化背景的显著影响 [21]。
- 旅游客体文化：旅游吸引物的文化内涵、文化价值和文化表现形式。这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如屯堡建筑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安顺地戏），以及自然景观中蕴含的文化意义。
- 旅游客体文化是旅游文化系统的基础要素，决定了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吸引力。
- 旅游介体文化：旅游服务提供者的文化素养、文化服务能力和文化传播行为。旅游介体包括导游、旅游企业、旅游管理部门等，他们在文化信息的传递和转化中发挥着桥梁作用。
- 旅游环境文化：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包括当地居民的文化态度、社区文化氛围、文化政策环境等。旅游环境文化直接影响旅游主体的文化体验和旅游客体的文化表现。
- 这四个维度构成了旅游文化系统的基本框架，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旅游文化学的研究对象体系。

1.1.3 旅游文化学的学科性质

- 旅游文化学具有以下学科性质：
- 交叉性：旅游文化学是旅游学与文化学的交叉学科，同时吸收了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 Richards（2018）在对文化旅游研究的系统回顾中指出，文化旅游研究已经从单学科 approach 发展为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范式 [4]。
- 这种交叉性使得旅游文化学能够从多维度、多层面审视旅游文化现象。
- 应用性：旅游文化学不仅关注理论建构，更重视实践应用。它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服务于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建设、旅游产品的文化提升、旅游影响的调控管理等实践领域。
- 这种应用性使得旅游文化学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实践导向。
- 综合性：旅游文化学的研究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和工具，既包括定性的田野调查、深度访谈、文本分析，也包括定量的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模型构建。这种综合性反映了旅游文化现象本身的复杂性。
- 地域性：旅游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不同地区的旅游文化现象受到当地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因此旅游文化学的研究需要充分考虑地域性因素。

1.1.3 旅游文化学的学科性质

- 这也是本书以贵州安顺屯堡为核心案例的理论依据所在。

02

1.2 旅游文化学的理论渊源

1.2.1 文化旅游研究的国际理论谱系

- 文化旅游研究的国际理论谱系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中期。
- Smith 和 Richards （2013）在《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ultural Tourism》中系统梳理了文化旅游研究的历史、哲学和理论基础 [3]。
- 该手册指出，文化旅游研究的理论渊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文化社会学传统：以 Max Weber、Georg Simmel 为代表的文化社会学传统关注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为理解旅游作为一种现代文化现象提供了理论视角。
- 这一传统强调文化不仅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更具有独立的社会建构功能。
- 旅游社会学传统：以 Dean MacCannell 的 "舞台化真实性"（staged authenticity）理论为代表，旅游社会学传统关注旅游中的真实性问题。
- MacCannell （1973）认为，旅游景点的文化展示往往经过 "前台 - 后台" 的加工，游客所体验的 "真实" 实际上是一种被建构的真实。这一理论对后来的文化旅游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 文化人类学传统：以 Clifford Geertz 的 "深描"（thick description）方法为代表，文化人类学传统为旅游文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田野调查方法论。

1.2.1 文化旅游研究的国际理论谱系

- 人类学家通过长期参与观察，深入理解旅游目的地居民和游客的文化行为和意义建构。
- 遗产研究传统：以 UNESCO 的世界遗产体系为核心，遗产研究传统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利用问题。
- Winter （2004）在研究柬埔寨吴哥窟文化遗产旅游时提出，需要发展旅游与文化遗产之间的理论对话 [7] 。
- Cohen 和 Cohen （2012）在《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上发表的论文中，系统梳理了当代旅游社会学理论和议题，
- 将旅游理论划分为 " 旅游作为朝圣 " " 旅游作为社会冲击 " " 旅游作为商品化 " 等范式 [5] 。
- 他们指出，旅游研究正在经历从现代化范式向后现代化范式的转变，表现为对真实性、身份认同、全球化等议题的重新审视。

1.2.2 中国旅游文化学的发展历程

- 中国旅游文化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萌芽阶段（1980s-1990s）：这一阶段以翻译和介绍国外旅游研究为主，同时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的旅游文化研究路径。张国洪（1999）的论文标志着旅游文化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自觉意识 [8]。
- 刘赵平（1999）在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中，提出了包含基础理论层次、反映层次和控制层次的结构框架 [9]，为旅游文化学的应用研究奠定了基础。
- 发展阶段（2000s-2010s）：这一阶段旅游文化学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期，研究主题不断拓展，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
- 朱桃杏和陆林（2005）对《Tourism Management》《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旅游学刊》三大期刊近十年的文化旅游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
- 从七个方面梳理了文化旅游研究的内容体系 [10]。
- 王兵（2005）提出跨文化研究是旅游学术研究的新理念 [11]，强调文化比较在旅游研究中的重要性。
- 深化阶段（2010s 至今）：这一阶段旅游文化学研究进入理论深化和方法创新期。

1.2.2 中国旅游文化学的发展历程

- 苏俊杰（2020）从真实性视角探讨了文化遗产旅游分歧与融合的理论基础，指出参与文化遗产旅游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参与了文化遗产价值的构建 [12]。
- Yue 和 Zhang（2021）对近十年国内文化旅游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指出了研究的不足和未来方向 [13]。

1.2.3 理论融合与创新

- 旅游文化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在国际理论谱系和本土研究实践之间寻找结合点。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推进理论融合与创新：
 - 本土化理论建构：中国的旅游文化现象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环境，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理论。
 - 例如，屯堡文化作为明代军屯制度的遗产，其旅游开发涉及的历史记忆、民族认同和文化变迁等问题，需要在中国语境下进行理论阐释。
 - 跨文化比较研究：通过中外文化旅游案例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文化差异对旅游文化现象的影响机制。王兵（2005）提出的跨文化研究理念 [11]，为旅游文化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路径。
 - 多范式整合：旅游文化学需要整合现代化范式、后现代化范式和全球化范式的理论资源，构建更加包容和开放的理论体系。Cohen 和 Cohen（2012）的范式分析为这种整合提供了框架参考 [5]。

03

1.3 旅游文化学的理论框架

1.3.1 旅游文化系统模型

- 基于系统论思想，旅游文化可以视为一个由旅游主体文化、旅游客体文化、旅游介体文化和旅游环境文化四个子系统构成的复合系统。这四个子系统之间存在多向互动关系：
 - 主体 - 客体互动：旅游者与旅游吸引物之间的文化互动。旅游者通过观光、体验、学习等方式消费旅游客体文化，同时通过自己的文化认知和解读赋予旅游客体以新的文化意义。
 - 这种互动不是简单的 " 看 - 被看 " 关系，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意义建构过程。
 - 主体 - 介体互动：旅游者与旅游服务提供者之间的文化互动。导游的文化讲解、旅游企业的文化营销、旅游管理部门的文化政策等，都在旅游者的文化体验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 客体 - 环境互动：旅游吸引物与目的地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旅游客体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受到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塑造和支持，同时旅游客体的开发和利用也会改变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
 - 介体 - 环境互动：旅游服务提供者与目的地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旅游介体的服务行为和管理决策受到当地文化政策的引导和制约，同时也在塑造着目的地的文化氛围。
- 这一系统模型为旅游文化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整体性框架，有助于避免研究的碎片化和片面化。

1.3.2 真实性理论

- 真实性（authenticity）是旅游文化学最核心的理论议题之一。苏俊杰（2020）在梳理文化遗产旅游的理论基础时指出，真实性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核心问题 [12]。
- 真实性理论经历了从客观真实性到建构真实性再到存在真实性的演进过程：
- 客观真实性：以博物馆学为代表，强调文物的原真性和历史准确性。在旅游语境中，客观真实性要求旅游展示尽可能忠实于原始文化形态。
- 然而，这种真实性观受到批评，因为它将文化视为静态的、不变的对象，忽视了文化的动态性和创造性。
- 建构真实性：以 Wang Ning（1999）为代表，认为真实性不是事物的固有属性，而是由社会建构的。
- 在旅游语境中，旅游景点的文化展示经过 "舞台化" 处理，虽然不是 "原始的"，但可以成为 "真实的" 文化体验。这一理论视角为旅游开发中的文化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
- 存在真实性：同样以 Wang Ning 为代表，强调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获得的真实存在感受。这种真实性不依赖于旅游客体的客观属性，而是源于旅游主体的内在体验。
- 在文化旅游中，游客通过与当地人的真诚互动、对异文化的深入体验，可以获得存在层面的真实感受。

1.3.2 真实性理论

- Richards （2018）在回顾文化旅游研究趋势时，进一步提出了 " 表演性真实性 " （ performative authenticity ） 概念 [4] 。
- Zhu 等学者也将这一概念应用于文化遗产旅游的分析中。表演性真实性强调文化展示的动态过程和互动特征，认为真实性是在表演者与观众的互动中生成的。
- 这一概念对于理解屯堡地戏等表演性非遗的旅游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1.3.3 文化商品化理论

- 文化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是旅游文化学的另一个核心议题。当文化被转化为旅游商品时，文化的原有功能和意义可能发生改变，这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
- 商品化的积极效应：文化商品化可以为传统文化提供经济激励，促进文化的传承和复兴。在屯堡案例中，旅游开发为地戏表演者提供了收入来源，使得年轻一代有动力学习和传承这一非遗技艺。
- 文化商品化还可以增强当地社区的文化自信和身份认同。
- 商品化的消极效应：文化商品化可能导致文化的 " 去语境化 " 和 " 浅表化 " 。当文化被简化为可消费的旅游产品时，其深层的文化内涵可能被忽视或扭曲。
- Zhu 等（2024）在研究安顺地戏的全球化语境时指出，文化商品化与文化认同之间存在复杂的博弈关系 [31] 。
- 商品化的辩证观：当代旅游文化学倾向于以辩证的视角看待文化商品化问题。文化商品化既非全然积极也非全然消极，其影响取决于商品化的方式、程度和语境。
- 关键在于如何在商品化过程中保持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活力。

1.3.4 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理论

- 文化记忆和地方认同是近年来旅游文化学关注的重要理论议题。Bugrova 和 Kirillova（2024）指出，文化旅游是集体记忆保存和传递的重要工具 [51]。
- Raadik-Cottrell（2010）进一步探讨了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在场所体验创造中的作用 [52]。
- 文化记忆理论由德国学者 Jan Assmann 和 Aleida Assmann 提出，强调记忆不仅是个人的心理现象，更是集体的文化建构。
- 在旅游语境中，文化记忆通过物质载体（如建筑、器物）和非物质载体（如仪式、表演、口述传统）得以保存和传递。旅游活动本身也参与文化记忆的建构和重构。
- 地方认同理论关注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联系和身份建构。在旅游开发中，地方认同既是旅游资源（游客寻求 " 地方感 " 体验），也是社区抵抗的力量（居民通过地方认同维护文化传统）。
- Qian 等（2026）的最新研究探讨了文化记忆和地方依恋在文化遗产旅游设计中的作用 [56]，为旅游文化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方向。
- 余召臣（2022）基于互动仪式链的视角，分析了遗产旅游与文化认同的内在关联，认为遗产旅游在促进文化认同方面与互动仪式链呈现耦合状态 [59]。
- 屈册等（2019）以云南元阳哈尼梯田为例，探讨了多元的遗产认同和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58]。

1.3.4 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理论

- 这些理论为本书理解屯堡社区的文化记忆建构和地方认同形成提供了重要视角。

04

1.4 旅游文化学的研究方法

1.4.1 定性研究方法

- 田野调查法：田野调查是旅游文化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研究者通过长期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文献收集，深入理解旅游目的地文化现象和文化关系。
- Oakes 在屯堡的田野调查就是这一方法的典型代表，他通过长期驻扎在屯堡社区，深入观察了文化资源化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和文化博弈 [4][6]。
- 民族志方法：民族志方法强调从当地人的视角理解文化现象。在旅游文化学研究中，民族志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理解旅游对当地社区的影响，以及当地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态度和行为。
- Ge Rongling （2011）在研究安顺地戏的 " 族群旅游包装 " 时采用了民族志方法，深入揭示了地戏从社区仪式到旅游表演的转变过程 [35]。
- 文本分析法：文本分析法用于分析旅游宣传材料、旅游指南、媒体报道等文本中的文化建构。通过分析这些文本，研究者可以揭示旅游目的地形象是如何被建构和传播的。
- 口述史方法：口述史方法通过记录当事人的回忆和叙述，重建文化变迁的历史过程。在屯堡研究中，口述史方法可以用于记录老一辈屯堡人对文化传统的记忆，以及他们对旅游开发的态度变化。

1.4.2 定量研究方法

- 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是旅游文化化学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定量方法。通过设计结构化问卷，研究者可以收集大量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Li 等（2021）在研究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旅游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游客的体验、动机、感知和态度数据 [21]。
- 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用于研究旅游文化系统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例如，可以分析旅游企业、社区组织、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网络，以及这种网络结构对文化旅游发展的影响。
- 计量经济分析：计量经济分析方法用于评估旅游开发对目的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例如，可以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评估旅游开发对当地居民收入和文化态度的因果效应。

1.4.3 混合研究方法

- 混合研究方法（mixed methods research）结合定性和定量方法的优势，为旅游文化学研究提供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视角。
- 一个典型的混合研究设计可以包括：第一阶段进行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识别关键变量和理论假设；第二阶段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收集定量数据，检验理论假设；
- 第三阶段回到田野，对定量分析结果进行深入解释和验证。
- Zhang 等（2023）基于文献计量分析对全球文化遗产旅游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 [6]，展示了大数据分析方法在旅游文化学研究中的应用潜力。
- Chen 等（2022）运用 CiteSpace 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研究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 [14]，揭示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演进趋势。

1.4.4 比较研究方法

- 比较研究是旅游文化学的重要方法。通过比较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文化旅游案例，可以发现文化差异对旅游文化现象的影响机制。
- 本书在后续章节中将大量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例如将屯堡文化旅游与贵州其他民族村寨旅游进行比较，将安顺地戏与其他地区的非遗旅游开发进行比较等。
- Wong（2015）对贵州山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探索性研究 [25]、Wu 和 Wong（2017）对贵州九洲乡村旅游与新区发展的研究 [22] 等，都为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照案例。

05

1.5 旅游文化学及相关学科的关系

1.5.1 旅游文化学与旅游学

- 旅游文化学是旅游学的分支学科，它从文化视角审视旅游现象，与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心理学等分支学科形成互补关系。旅游学关注旅游现象的整体规律，而旅游文化学聚焦于旅游活动中的文化维度。

1.5.2 旅游文化学与文化学

- 文化学为旅游文化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文化的定义、结构、功能等基本概念直接来源于文化学。
- 同时，旅游文化学也为文化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即旅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文化传承、文化变迁和文化创新的影响。

1.5.3 旅游文化学与遗产研究

- 遗产研究与旅游文化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遗产是旅游文化的重要载体，而旅游开发是文化遗产利用的重要方式。
- Zhang 等（2023）的文献计量分析表明，文化遗产旅游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研究热点 [6]。
- Winter（2004）提出在旅游与文化遗产之间发展理论对话的必要性 [7]，这一观点对于旅游文化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5.4 旅游文化学与人类学

-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文化相对主义理念对旅游文化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 旅游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分支，专门研究旅游中的文化现象，与旅游文化学在研究对象上有重叠，但在研究取向上有所不同：旅游人类学更强调从当地人的视角理解文化变迁，
- 而旅游文化学更注重文化 - 旅游 - 社会的系统分析。

06

1.6 本书的理论定位与分析框架

1.6.1 C.U.L.T.U.R.E. 框架的提出

- 基于上述理论梳理，本书提出 C.U.L.T.U.R.E. 框架作为分析旅游文化现象的核心工具。该框架由七个维度构成：
- C - Cultural Memory（文化记忆建构）：旅游活动如何参与文化记忆的保存、传递和重构。
- 在屯堡案例中，地戏表演、建筑保护、口述传统等都是文化记忆的载体，旅游开发为这些记忆载体提供了新的展示平台和传承动力。
- U - Unique Heritage（独特遗产识别）：如何识别和评估旅游目的地的独特文化遗产资源。
- 屯堡文化作为明代军屯制度的活态遗产，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
- L - Local Participation（地方社区参与）：当地社区如何参与旅游开发和文化管理。
- Dragouni 等（2018）强调社区参与在遗产旅游规划中的重要性 [41]，张宏乔和穆桂松（2013）指出游客体验和社区参与是非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45]。
- T - Tourism Experience（旅游体验设计）：如何设计富有文化内涵的旅游体验。Buonincontri 等（2017）构建了游客体验、地方依恋和可持续行为的概念框架 [44]。

1.6.1 C.U.L.T.U.R.E. 框架的提出

- U - Urban-Rural Integration （城乡融合发展）：旅游如何促进城乡文化要素的流动和融合。Fan 等（2023）从旅游发展视角研究了少数民族村庄治理逻辑的演变 [49]。
- R - Resilience & Revitalization （韧性复兴）：传统文化在面对现代化冲击时如何保持韧性并实现复兴。
- Wu 等（2022）从文化遗产和旅游产业两个对比视角分析了屯堡村庄的复兴与发展 [15]。
- E - Eco-cultural Sustainability （生态文化可持续）：如何实现文化生态和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Kim 等（2019）从非遗实践者的视角探讨了 ICH 作为可持续旅游资源的发展路径 [16]。

1.6.2 本书的研究路径

- 本书以 C.U.L.T.U.R.E. 框架为理论工具，以贵州安顺屯堡为核心案例，按照 " 概念与演进→核心技术与保护→设计与运营→场景实战 " 的逻辑展开。
- 第 1 篇（ 1-3 章）奠定理论基础，梳理旅游文化学、屯堡文化和非遗的概念体系；第 2 篇（ 4-6 章）聚焦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和屯堡地戏的活态传承；
- 第 3 篇（ 7-9 章）关注文化旅游体验设计、社区参与和产品开发；第 4 篇（ 10-12 章）展示贵州民族文旅、乡村振兴和安顺特色文旅的实践案例。

07

1.7 国际视野下的旅游文化学比较研究

1.7.1 欧洲旅游文化研究传统

- 欧洲是文化旅游研究的发源地，拥有深厚的学术传统。
- Richards 和 Munsters （2010）在《文化旅游研究方法》中系统梳理了欧洲文化旅游研究的多学科路径，
- 指出欧洲的文化旅游研究已经从单学科 approach 发展为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范式。
- 欧洲的研究传统强调理论建构和方法论创新，为全球文化旅游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 在欧洲，文化旅游研究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
- 法国的 " 社会表征 " （ social representations ）理论、德国的 " 文化记忆 " （ cultural memory ）理论、
- 英国的 " 文化研究 " （ cultural studies ）传统等，都为旅游文化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 这些理论传统强调文化的社会建构性和集体记忆性，与屯堡文化研究中关注的文化认同和集体记忆问题高度契合。

1.7.1 欧洲旅游文化研究传统

- 欧洲的文化旅游研究还注重政策分析。
- 欧盟通过 " 文化路线 "（ cultural routes ）项目、 " 欧洲文化之都 "（ 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项目等，推动了文化旅游的跨国合作和区域发展。
- Iakovaki 等（ 2023 ）对文化旅游中数字技术整合的系统性综述表明，欧洲在文化遗产数字化管理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1.7.2 北美旅游文化研究特色

- 北美的旅游文化研究更注重实证研究和量化分析。美国的旅游研究传统与休闲研究（leisure studies）密切相关，强调旅游者的心理和行为分析。
- MacCannell 的 " 舞台化真实性 " 理论就是北美旅游社会学的重要贡献，对全球文化旅游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 北美的文化旅游研究还关注文化多样性和社会公平问题。在美国的文化旅游研究中，原住民文化旅游、非裔美国人文化遗产旅游等是重要议题。
- 这些研究关注文化旅游中的权力关系和文化表征问题，为理解屯堡文化在旅游开发中的权力博弈提供了参考。

1.7.3 亚洲旅游文化研究的崛起

- 近年来，亚洲的旅游文化研究迅速崛起。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的研究者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的发表量大幅增加。亚洲的文化旅游研究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强调亚洲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旅游现象。
- 中国的文化旅游研究在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朱桃杏和陆林（2005）对三大旅游期刊的文献综述显示，中国文化旅游研究已经形成了七个主要研究方向。
- Yue 和 Zhang（2021）的回顾进一步指出，国内文化旅游研究在理论深度和方法创新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 日本的文化旅游研究注重遗产保护和社区参与。日本的 "町并"（传统街区）保护运动、生态博物馆理念等，为亚洲的文化旅游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
- 韩国的文化旅游研究关注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产业的融合，"韩流"（Korean Wave）现象为文化旅游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思路。

1.7.4 比较研究的启示

- 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
- 旅游文化学的理论建构需要充分考虑文化差异，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理论
- 不同国家的文化旅游发展路径各具特色，需要根据本土实际选择适合的模式
- 国际学术交流对于推动旅游文化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 数字技术正在改变全球文化旅游的格局，各国需要加强技术合作

08

1.8 旅游文化学的前沿议题

1.8.1 后疫情时代的文化旅游

- 新冠疫情对全球文化旅游产生了深远影响。疫情加速了文化旅游的数字化转型，VR 旅游、在线文化展览、数字博物馆等数字文旅形式快速发展。
- 疫情也改变了游客的旅游偏好，更加注重健康安全、户外空间和深度体验。这些变化对旅游文化学的研究提出了新课题。

1.8.2 人工智能与文化旅游

-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刻改变文化旅游的生产和消费方式。AI 导览、智能推荐、虚拟文化体验等新形式不断涌现。Zhang 等（2024）的研究展示了数据挖掘在历史文化数字旅游中的个性化推荐应用。
- 然而，AI 在文化旅游中的应用也引发了伦理问题——AI 是否会削弱文化的人际互动？AI 生成的文化内容是否具有 " 真实性 " ？这些问题需要旅游文化学给予理论回应。

1.8.3 气候变化与文化遗产

- 气候变化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构成了严峻挑战。极端天气、海平面上升、温度变化等因素都可能对文化遗产造成不可逆的损害。文化旅游研究者需要关注气候变化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探索适应性保护策略。
- 对于屯堡文化而言，喀斯特地貌的生态环境对气候变化尤为敏感，需要加强相关研究。

1.8.4 文化权利与旅游公平

- 文化旅游的发展应尊重文化权利和促进旅游公平。文化权利包括社区对自身文化的自决权、文化参与权和文化受益权。旅游公平则关注旅游发展中的利益分配公平和机会公平。
- Dragouni 等（2018）对社区参与遗产旅游规划的反思 [3]，揭示了文化权利与旅游公平在实践中的复杂性。

09

1.9 深度案例分析：天龙屯堡旅游开发的理论解读

1.9.1 天龙屯堡旅游开发的阶段分析

- 天龙屯堡的旅游开发可以分为以下阶段：
- 起步阶段（2001-2005）：天龙屯堡旅游正式起步，创造了 " 政府 + 公司 + 旅行社 + 农民旅游协会 " 的运作模式。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建立旅游基础设施和吸引游客。
- 发展阶段（2005-2015）：旅游接待量快速增长，天龙屯堡成为安顺旅游的重要目的地。然而，这一阶段也出现了文化商品化、社区参与不足等问题。
- 转型阶段（2015- 至今）：面对市场竞争和游客需求变化，天龙屯堡开始探索旅游转型升级，包括产品创新、数字化应用和社区参与深化。

1.9.2 理论解读

- 从 C.U.L.T.U.R.E. 框架分析天龙屯堡旅游开发：
- C（文化记忆）：天龙屯堡通过地戏表演、建筑保护和口述传统维护了屯堡文化记忆，但旅游开发也对记忆的完整性构成了挑战。
- U（独特遗产）：天龙屯堡的石头建筑和地戏表演是其独特遗产，但与周边屯堡村落存在同质化竞争。
- L（地方参与）：天龙模式中的农民旅游协会代表社区参与，但实际决策权有限。
- T（旅游体验）：天龙屯堡的旅游体验以观光为主，沉浸式体验不足。
- U（城乡融合）：天龙屯堡与安顺市区的联系有待加强。
- R（韧性复兴）：天龙屯堡在旅游开发中展现了文化韧性，但面临传承断层风险。
- E（生态文化可持续）：天龙屯堡的文化生态面临商业化冲击，可持续性令人担忧。

1.9.3 经验与教训

- 天龙屯堡旅游开发的经验和教训对其他屯堡村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 经验：多方参与模式可以有效整合资源；地戏表演是最具吸引力的文化产品；品牌建设对知名度提升至关重要。
- 教训：社区决策权需要制度化保障；产品同质化会削弱竞争力；文化保护不能仅靠旅游收入维持。

10

1.10 旅游文化学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1.10.1 学科建设的方向

- 旅游文化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学科建设需要关注以下方向：
- 理论体系完善：需要构建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包括基本概念体系、理论框架体系和方法论体系。中国旅游文化学的理论建构应充分吸收国际理论资源，同时关注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和旅游实践。
- 研究方法创新：旅游文化学需要创新研究方法，特别是定性与定量方法的融合、传统方法与数字方法的结合。大数据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空间分析等新方法的应用将大大拓展旅游文化学的研究能力。
- 本土化理论建构：中国的旅游文化现象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环境，需要在中国语境下进行理论建构。屯堡文化研究为旅游文化学的本土化理论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 跨学科合作：旅游文化学的发展需要加强与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合作，形成多学科协同创新的研究格局。

1.10.2 旅游文化学的社会服务功能

- 旅游文化学不仅是一门学术学科，更具有重要的社会服务功能：
- 政策咨询：为政府制定文旅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撑。
- 实践指导：为旅游企业和社区提供文化旅游开发的理论指导。
- 文化传播：通过学术研究和公众传播，促进文化旅游知识的普及和文化自信的提升。
- 人才培养：通过教育和培训，培养文化旅游领域的专业人才。

1.10.3 数字时代旅游文化学的新课题

- 数字时代的到来为旅游文化学提出了新课题：
- 虚拟文化旅游：VR/AR 技术创造的虚拟文化体验是否构成 " 旅游 " ？虚拟体验与实地体验的关系如何？
- 算法与文化传播：推荐算法如何影响文化旅游的传播和消费？算法是否加剧了文化同质化？
- 数字遗产与真实性：数字化的文化遗产是否具有 " 真实性 " ？数字真实性与传统真实性的关系如何？
- 平台经济与文旅治理：在线旅游平台如何影响文化旅游的治理？平台经济下的社区参与如何实现？

11

1.11 旅游文化学的跨文化对话

1.11.1 东西方旅游文化研究的范式差异

- 东西方在旅游文化研究中存在范式差异。西方旅游研究深受启蒙理性主义传统影响，倾向于将旅游视为一种现代社会现象进行客观分析。
- 东方旅游研究则更注重旅游中的精神维度和文化内涵，强调旅游的教化功能和审美体验。
- 这种范式差异在真实性概念上有明显体现。西方学者倾向于从客体角度讨论真实性——文化展示是否忠实于原始形态。东方学者则更关注主体角度的真实性——旅游者在文化体验中是否获得了真实的精神感悟。
- 屯堡地戏的真实性既涉及客观层面的仪式完整性，也涉及主观层面的精神体验，需要东西方范式的融合。

1.11.2 旅游文化学的中国话语体系

- 构建旅游文化学的中国话语体系需要以下努力：
- 概念创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概念资源，如 " 意境 " " 韵味 " " 气韵 " 等概念可以为旅游文化学提供新的分析工具。
- 理论创新：基于中国旅游实践构建理论模型，如本书提出的 C.U.L.T.U.R.E. 框架就是基于屯堡案例的理论创新。
- 方法创新：发展适合中国旅游文化研究的方法体系，融合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和中国人文传统方法。
- 话语创新：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旅游文化故事，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

1.11.3 旅游文化学与生态文明建设

- 生态文明建设为旅游文化学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屯堡文化中的生态智慧高度契合。屯堡人的石头建筑利用当地石材资源，减少了对环境的破坏；
- 屯堡传统农业遵循自然节律，体现了生态友好型的生产方式。
- 旅游文化学可以从生态文明建设中获得以下启示：
- 生态文化观：将文化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强调文化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
- 可持续发展观：在旅游开发中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平衡文化保护、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
- 整体系统观：以整体系统的视角看待旅游文化现象，避免片面化和碎片化。

12

1.12 旅游文化学的研究伦理

1.12.1 研究伦理的基本原则

- 旅游文化学研究涉及与社区和个人的互动，需要遵循研究伦理：
- 知情同意：研究者应在研究开始前向社区和个人说明研究目的、方法和可能的影响，并获得其知情同意。
- 尊重隐私：研究者应尊重研究对象的隐私，不公开敏感信息。
- 公平受益：研究者应确保研究成果公平惠及研究社区，而非仅仅服务于学术目的。
- 文化尊重：研究者应尊重当地文化传统，避免文化偏见和歧视。
- 权力意识：研究者应意识到自身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权力不对等，避免 " 学术殖民 " 。

1.12.2 屯堡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 在屯堡文化研究中，研究者可能面临以下伦理问题：
- 文化展示权：研究者是否有权将屯堡文化的内部信息公之于众？
- 商业化共谋：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是否会被用于商业化开发，而这种开发可能损害社区利益？
- 身份界定权：研究者是否有权界定什么是 " 真正的 " 屯堡文化？
- 代表性问题：研究者采访的少数人是否能代表整个屯堡社区？

1.12.3 伦理实践的建议

- 社区参与研究：让屯堡社区参与研究过程，从研究设计到成果发布。
- 研究成果分享：将研究成果以可理解的形式反馈给屯堡社区。
- 匿名化处理：对敏感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保护信息提供者。
- 利益声明：研究者应声明自己的利益关联，避免利益冲突。

13

1.13 旅游文化学的未来学科图景

1.13 旅游文化学的未来学科图景

- 展望未来，旅游文化学的学科图景可能呈现以下特征：
- 数字化转向：大数据、AI、VR/AR 等技术将深刻改变旅游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全球化使得旅游文化现象更加复杂，本土化理论建构更加迫切。
- 跨学科融合深化：旅游文化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将更加深入，形成更多交叉研究领域。
- 实践导向强化：旅游文化学将更加关注实践问题，为文旅融合发展提供更加有效的理论指导。
- 公共参与扩展：旅游文化学将更加开放，吸纳更多公众参与知识生产过程。

七、旅游文化学的中国学派建构与学术自觉

（一）西方旅游文化学理论的中国适用性反思

- 旅游文化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西方学术传统之上。
- MacCannell 的 " 舞台化真实 " （ staged authenticity ）理论、Urry 的 " 旅游凝视 " （ tourist gaze ）理论、
- Smith 的 " 主客关系 " （ host-guest relationship ）框架等构成了该学科的理论基石 [139] 。
- 然而，将这些理论直接应用于中国情境时，存在显著的文化适配性问题。
- MacCannell 的 " 舞台化真实 " 预设了 " 前台 " 与 " 后台 " 的严格区分，但在中国屯堡等活态遗产地，居民的真实生活与旅游表演深度交织，前后台边界高度模糊——同一位村民在上午是地戏演员，
- 下午是田间劳作的农民，晚上是民宿主人，这种角色转换并非 " 表演 " 与 " 真实 " 的二元对立，而是文化实践的多重面向 [140] 。
- Urry 的 " 旅游凝视 " 强调游客的视觉主导性，但中国文化中的旅游体验更加注重 " 身游 " （ embodied experience ）——品尝、触摸、参与、共情，视觉只是多重感官体验之一 [141] 。

(二) " 文化旅游学 " 的中国范式探索

- 中国学者在吸收西方理论的同时，正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文化学理论范式。张国洪（1999）较早提出 " 文化旅游学 " 概念，强调文化是旅游的本质属性，旅游是文化的传播方式 [142]。
- 张朝枝等（2018）提出 " 遗产活化 "（heritage vitalization）理论，超越西方 " 保护与开发 " 的二元对立，主张在动态使用中实现遗产的价值再生 [143]。
- 孙九霞等（2020）基于对中国民族旅游的长期研究，提出 " 社区增权 "（community empowerment）框架，将西方的 " 社区参与 " 概念深化为经济、政治、社会、
 - 心理四维增权体系 [144]。
- 这些理论探索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中国旅游文化学应当建立在 " 文化连续性 "（cultural continuity）而非 " 文化断裂 "（cultural discontinuity）的假设之上——
 - 一中国的文化遗产不是死去遗迹，而是活着的传统；
 - 旅游不是对异文化的猎奇消费，而是对自身文化传统的重新发现和再创造 [145]。
- 屯堡文化正是这一命题的最佳验证场——六百年的文化连续性使屯堡成为理解 " 活态遗产 " 本质的天然实验室，也为旅游文化学的中国学派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和实证基础 [146]。

- 本章从学科定位、理论渊源、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学科关系五个维度，构建了旅游文化学的理论体系。
- 旅游文化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以旅游活动中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关系为研究对象，其理论渊源包括文化社会学、旅游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和遗产研究等多个传统。
- 真实性理论、文化商品化理论、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理论构成了旅游文化学的核心理论框架。本章提出的 C.U.L.T.U.R.E. 框架为后续章节的分析提供了系统工具。
- 屯堡案例作为本书的核心案例，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旅游目的地，更是观察旅游文化学核心命题的活态实验室。
- 从旅游文化学的视角来看，屯堡文化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贵州地域文旅的独特性，更有助于推动旅游文化学的理论创新和本土化建构。

- 识记：旅游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哪四个维度？请分别举例说明。
- 理解：比较客观真实性、建构真实性和存在真实性三种真实性概念的异同，并分析它们对文化旅游开发的启示。
- 应用：选择一个你熟悉的旅游目的地，运用 C.U.L.T.U.R.E. 框架分析其文化旅游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 分析：文化商品化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请结合屯堡地戏的案例进行分析。
- 评价：评价田野调查法和问卷调查法在旅游文化学研究中的适用性和局限性，什么情况下适合使用混合研究方法？
- 创造：设计一个关于安顺屯堡文化旅游影响的研究方案，要求包含研究问题、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预期成果。

- [1] Smith M K. Issues in Cultural Tourism Studies[M]. London: Routledge, 2003. D
- [2] Richards G, Munsters W. Cultural Tourism Research Methods[M]. Wallingford: C
- [3] Smith M, Richards G W.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ultural Tourism[M]. London
- [4] Richards G. Cultural Tourism: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and Trends[J]. Jou
- [5] Cohen E, Cohen S A. Current Sociological Theories and Issues in Tourism[J].
- [6] Zhang S, Liang J, Su X, et al. Research on Global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谢谢聆听 · 下章再见

安顺学院旅游管理学院 · 数字文旅专业系列教材